

春晓梅花开满园  
◎黄平华

## 渔乡的烟花

◎方述怀

正月十五夜,春风邀约  
石白湖畔陡门圩村  
夜空开满璀璨银花,喇叭灯  
在村巷、田埂上巡视  
爆竹声声,热络迎接着  
虔诚的人们和各地的客人  
渔乡古村,岁月悠长

每逢元宵夜,烟花绚烂不衰  
青葱少年手持喇叭灯  
跟着大人踏歌而行  
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春寒料峭  
亦不惧,他们心中的热度  
足以点燃万千星辰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身临其中,才感受到  
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真正内涵  
那些流星,像菊像帆像种子  
撒落在湖畔、田野、村庄  
散落在千家万户的门槛  
那爆竹声声  
是故乡永远的乡音

## 儿时的四食堂

◎陶书明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的家乡海安市李堡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办了好几家居民食堂。其中,复兴居民区的食堂排序第四,人们习惯称之为四食堂。

后来镇上的另外几家食堂都相继停办,四食堂还坚持开着,服务范围扩大到全镇的居民群众和驻镇企事业单位的外地员工,越办越红火,镇内外都小有名气。

十岁那年春节过后,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从江南外婆处回到父母身边。我家租住的房屋,就在四食堂东北角不到三十米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和四食堂打交道。除了正常在那里吃早饭外,还经常去买长条状的老酵馒头,有时也去打饭或买点炒菜。我和四食堂的这种无间隔交往大约持续了七八年之久,因而对其印象特别深刻。

四食堂坐北朝南,三间瓦屋,进身深,间口宽,里面没有隔墙,东西贯通。东边挨着朝南窗口摆放一张卖饭票的旧办公桌,挨着北墙放有米缸和面粉袋子,还有其他一些杂物。中间南面墙开了进出食堂的大门,里面是两张老八仙桌,坐凳是连体的四方框凳。靠北窗口是烧饭煮粥用的单口大锅灶。西边由西向东一字排开三口大灶,依次用于烧汤、炒菜、蒸馒头。灶台前面靠南窗口是切菜用的案桌和碗橱。三间正屋前后还分别搭了两处附房,北边的附房做炊事员的宿舍,南边的附房比较简陋,是用竹梢和草毡搭的披儿,主要用于卸笼的馒头散热出气和堆放煤炭柴草。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周边农村招来的。卖饭票的会计叫孔建华,娘家好像是大凌村的。她还兼管食堂的日常事务,人正派,

口碑好。烧饭的师傅叫储有其,是曹元蒋庄人,大高个子,老实巴交,见人一脸笑。我和他接触最多,每天早晨都要到他那里打粥。他煮的粥,不管是纯米的,还是掺儿和米的,都很黏稠,很好喝。忙菜的师傅叫叶德贵,富庄人,一只脚有点跛,喜欢跟人开玩笑,菜也忙得不丑。后来又找了一个专门做馒头的袁师傅,身材瘦小,力气蛮大,百十斤的酵面,两手轻轻一捧,就上了案台。还有一个负责打水的临时工,是我的邻居同学,也是我当时最羡慕的一个人。羡慕他有两点:一是力气大,同样是用吊桶打井水,我们都是弯着腰,很吃力地一把一把将吊桶拖上来,他却不用弯腰,更不要看着吊桶,两眼平视前方,两手上下运动,且能连续打上几十桶;二是他居然每天能获得五分钱的打水报酬,这还了得,一个月就是一块五啊!这对于一分钱买块糖都不容易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个“阔佬儿”。

除了保证一日三餐正常服务外,食堂还要根据需求,经常拉酵条蒸馒头,一般每个星期要运作两到三次。他们做的酵条和馒头有色相、有筋道,还不太贵,不仅镇上的居民群众喜爱,四乡八里的村民也争相前来购买,这也是四食堂闻名遐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我印象中,四食堂最忙的时候要数每年腊月,家家户户赶在春节前做馒头,大街上的几家饭店忙不过来,不少人家就选择在四食堂加工,这里的馒头既好吃又便宜。可正因如此,食堂人员就更忙碌了,再加上我们住在食堂旁边的一群细伢儿,又不自觉喜欢在这里嬉闹,凭空的给他们增添了忙乱。记得有一天晚上停电,我

们利用食堂里的面粉袋和放酵面的盘篮筛子做地形地物“捉迷藏”时,有个毛头小子一脚踢翻了放在地上的汽油灯,正好碰到了旁边遮盖酵面的旧棉被,顿时火苗呼呼,眼看火势就要蔓延开来。正在调酵的袁师傅眼尖手快,顺手端起一盆调酵水泼了上去。其他在场的大人泼水的泼水,拍打的拍打,火苗才慢慢熄了下去。

据曾经做过四食堂会计后来升任为居委会主任的姐夫说,别看食堂的人员忙得热火朝天,拿的工资并不多。食堂主要是服务性质,本身不赚利润。人员报酬主要靠驻镇单位就餐人员缴纳的搭伙费和春节期间做馒头的加工费。搭伙费也不高,按规定每人缴纳一块五,纯居民和学生基本不缴。他们的报酬,也就每月二三十元左右。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听到他们有什么怨言,也没看到他们叫苦闹情绪,倒是放学经过食堂门口时,常听到他们和就餐人员说话打趣的朗朗笑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镇办厂工作。厂里有食堂,又给我安排了宿舍,吃住都在厂里。从那以后,我跟四食堂的直接打交道就少了。再后来,应该是80年代初吧,听说四食堂的房屋被原房东收回,四食堂也就停办了。这样算来,四食堂前后开办了有20多年的时间,服务了整整一代人的时光,而真正受益的有好几代人。

前不久,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关于山东淄博“开办大食堂,服务老年人”的报道,想起了四食堂那些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人和事,一个念头突然闪出,身边要是再出现一所温暖如春、亲和如家的“四食堂”该有多好啊!

## 晨光中的少年

◎朱洪海



东大街,通城巷,遇见一个在晨光中奔跑的少年。

朝气蓬勃如日出,意气风发少年时。这男孩儿大约十四五岁,身材高挑,脸庞白净,手中拎着装学习用品的布袋,昂头挺胸,迎着初升朝阳,迈开双腿,大踏步地从巷子那头跑过来。

此时时间尚早,古色古香的通城巷并没有其他行人。脚下是麻石板辅以青砖铺就的路面,两侧是旌旗招展、灯笼轻悬的店铺,一片静谧之中,他的脚步声在耳畔显得格外清晰。我慢慢踱着步,注视着这个矫健身影由远及近迎面而来。此刻画面颇具美感,有种“金鞭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的意境。只顾看着,竟有些失了神。

他脚步轻盈,步幅洒脱,如同一头急速奔跑的小鹿。待跑过身旁的刹那,我注意到他稚嫩的面庞上,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神情。虽只是擦肩而过的匆匆一瞥,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微微喘着气,目光炯炯地注视前方,神情中有几分专注、几分急切、几分希冀。巷子隔壁就是如皋初中,早读时间快到了,看这匆忙的姿态,应该是赶着去上课的吧。

记忆中的自己也曾这样奔跑过。学生时代,上课迟到的体验总让人有些不安。心急火燎地踏进校门,平日里人声鼎沸的校园静得出奇,路面上空空荡荡,走廊里空无一人。教室里,再调皮的孩子都已正襟危坐,老师不苟言笑地手握粉笔在讲台前站定。此时,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前,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不免生出一种紧张中夹杂着愧疚的感觉,“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描述的应该就是这一刻的感受。

对学校,对学习,对师长,抱有一定的敬畏心理。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学习是最重要的事,老师是最敬重的人,学校是最不敢放纵的地方。《读书郎》歌词中唱道,“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因为心怀敬畏,才能行有所止,才能保持谦虚和谨慎。

细细看来,眼前这个奔跑的少年,除了有对学习的敬畏之心外,还有更多特别之处。他没有家长陪同接送,独自走路上学,足够独立自主。他没有懒懒散散地走走停停,而是全力奔跑向前,知道珍惜时间。他虽脚步匆忙,但拎包的姿势颇为慎重,懂得孰轻孰重。匆匆神色虽说稍显狼狈,但却透着无尽的可爱。

回首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生活,或因工作压力干扰,或因生活琐事牵绊,做事难得保持学生时代心无旁骛的专注程度。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外部的严格管束,拥有了更多自由自主的空间,也极易失去心底里的一份敬畏心态。为人处事中,时间观念、目标意识、努力程度,难免会有所削弱。相较之下,最缺少的就是这份在晨光中努力奔跑的劲头。

诗人说,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既是一份美好祝愿,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如何才能像少年一样,时刻保持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如何才能始终保持一颗少年的心,这样的人生课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和探究。

回首望去,少年的身影渐行渐远,拐弯后消失在巷子口。但他全力奔跑的身影,专注而又急切的神情,让我久久难忘。

敬过往,爱当下,向未来,敬畏生活,而又热爱生活,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其实,只要保持良好心态,无论在人生哪个阶段,都可以像这个晨光中奔跑的少年一样,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充满希望。